

戏剧故事



张友鸾 编写

宝文堂书店

戏剧故事

十五贯

张友鸾 编写

宝文堂书店

十五 贯

宝文堂书店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 52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中国戏剧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 63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

1982 年 6 月第 1 版 198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10070·103 定价: 0.23 元

本书于一九五六年由北京出版社初版
印行。作者草厂即张友鸾。这次重
印，经作者校阅，个别词句作了修
改。

封面设计 王 建 权
书名题字 刘 炳 森
插 图 董 天 野

目 录

一、尤葫芦戏言成巧祸	1
二、熊友兰行路遇飞灾	11
三、过于执揣情断命案	21
四、况青天判斩察冤情	33
五、见都堂况钟纳印信	43
六、勘现场娄鼠露形藏	53
七、借测字古庙访凶手	64
八、雪奇冤公堂结大案	76
后 记	88

一、尤葫芦戏言成巧祸

屠户尤二，在无锡东关，开了一爿肉铺，为人好酒贪杯，爱和别人逗笑。别人因他生得矮矮肥胖，就给他取了个诨号，叫做“油葫芦”。日子一长远，这个诨号被喊开了，人人都知道有个开肉铺的“尤葫芦”；尤二的本名，反而没有人提起了。

这尤葫芦早年讨了个夫死再嫁的妇人做妻子。那妇人从前夫家中，带过来一个女儿，名唤苏戌娟，生得聪明伶俐，稳重端庄。一家三口，日子过得倒也和美。不幸成亲数载，那妇人一病身亡，撇下他父女二人，显得凄凉寂寞。从那时起尤葫芦就有了酒瘾；肉铺的买卖，也就一日不如一日了。

且说那苏戌娟，当初随母改嫁之时，年纪幼小，不知人事；及至母亲死后，日渐长大成人，懂得世故，伺候继父，十分小心。尤葫芦也颇为喜爱，看做亲生的一般。怎奈尤葫芦十天之中，倒有九天酒醉迷糊，以致把女儿的终身大事，搁在了一边。虽然也有几家提过亲，却又是高不成、低不就。这年苏戌娟已经十八岁了，还是不曾许配人家。

尤葫芦酒量越吃越大，本钱越蚀越少。生意既然不好，赊出去的账目，偏又有许多讨不回来：渐渐地买不起猪，卖不成肉，只好把肉铺关门，暂时歇业。常言道得好：“坐吃

山空。”尤葫芦剩下的那几文本钱，哪够几时吃的，不多久就吃完了；这便专靠当卖过活。当卖的日子自然更不长远，弄得有一餐没一顿的。尤葫芦成天唉声叹气，笑话也少说了，简直成了个“哑口葫芦”。

也是“穷极智生”：这天，尤葫芦忽然想起，死去的妻子有个姐姐，嫁与皋桥张氏，家境很是不错，何妨前去找她商量，借几文杀猪的本钱。只是向人借钱，既非体面之事；别人借与不借，尚未可知。为了这个缘故，他就瞒着女儿，只说出外访友解闷，让女儿好好看守门户。自己出得门来，却一径往皋桥而去。



这皋桥是一个大镇市，在无锡西边二三十里。尤葫芦原是熟路，走去就找着大姨，说明来意。恰好张氏此时手头正有几文闲钱，当下应允，拿出十五贯来，和尤葫芦合伙做那汤锅的买卖。尤葫芦原带来一个钱袋，就把钱装好，起身告辞。张氏说：“妹夫远来不易，吃了晚饭再走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备酒备肉，殷勤款待。尤葫芦已得着本钱，心怀放宽，见了那酒，更不禁眉开眼笑。当下尽情吃得个醺醺大醉。张

氏留他明日再回；他因女儿一人在家，放心不下；明日大早，还要去买猪屠宰，不能耽搁。这便揣着那十五贯钱，别了大姨，趁着天色还没有全黑，赶回东关。

那时候用的是铜钱。一百个铜钱一小串；十小串连在一起，称为“一贯”，乃是一千个铜钱。十五贯，有一万五千个铜钱。论起分量，着实不轻。虽然尤葫芦每日杀惯了猪，有一些气力；终因酒后上路，不免觉着费劲。一路之上，踉踉跄跄，哼哼唧唧，走了两三个时辰，方才把这二三十里路走完。

到得东关，已经戌牌时分。路过街坊秦古心的门首，却见屋里还射着一丝灯光。这秦古心乃是一位老人家，平日开着一片小铺，卖一些酒糖杂货；有时也给别人帮忙赶市，买卖猪羊。当时尤葫芦心想，明天买猪，约这个老人家同行，也好有个照应。这便伸手，把门板敲了两下。

那秦古心此时已经上床，正待睡觉。忽听敲门之声，这就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已经这般时光了，前来敲门做甚？”



尤葫芦开惯了玩笑，他捏着鼻子，装着妇人的声音，说道：“是我。秦老伯，你开开门我好进来陪你呀！”

秦古心一听就听出来了，笑着骂道：“你这个‘油葫芦’，又不知灌了多少老酒，半夜三更不睡觉，跑来跟我老人家搅什么！”

尤葫芦说：“不敢打搅，我来请秦老伯，明早帮忙，一同上市去赶两条猪来。”

秦古心说：“我看你穷疯了，说什么醉话！昨天还欠我五十文没有还，明天你倒有钱去买猪哩！不要搅了，我要睡了！”

尤葫芦见秦古心不信他有钱，这便提起钱袋，在地下来回攒跌。一面攒跌，一面问：“秦老伯请听，我这些钱够不够上市赶猪？”

秦古心听出钱声，果然不少，心中纳罕，不免又问道：“你何处得来这么多的钱？”

尤葫芦把嘴贴着门缝，故意低声说：“我刚才偷来的。”

秦古心说：“你油嘴油舌地不说实话，我明天可不陪你上市去。既然你的钱是偷来的，我陪你上市，别人捉贼捉赃，我还要受你的拖累哩。”

尤葫芦见秦古心这么说，不觉笑道：“你老人家也太多心了。”说着，就把前往皋桥借钱，大姨入伙十五贯之事，一一告知了秦古心。

秦古心听罢，说道：“好了，你有了这十五贯钱，肉铺必然要兴旺起来的了。就是老汉的小店也要沾光沾光，你该多照顾我一点油糖买卖了。老汉明日当约众邻居，出个小份子，给你祝贺。话便如此，一早过了五更天，我就来约你，同去赶猪。你可不要死睡喊不起来呀。”

尤葫芦和秦古心相约已定，掳起了钱，转回家去。

向来酒鬼回家，常常会在三更半夜；苏戌娟等候继父也等候得惯了。这天只在油灯之下，纳着鞋底。想一阵心事，打一阵瞌睡。刚刚醒来，揉着眼睛，恰好听见尤葫芦敲门之声。苏戌娟开了门，就闻到一股酒气，方待伸手上前搀扶，只见尤葫芦把钱袋朝地上一掼，口中连说：“累煞我了，脊梁骨都要压断了。”

苏戌娟多时不见尤葫芦有这么多钱，因而问道：“阿爸，你说出外访友，怎么吃得这般大醉而归？却又有这么多钱？是何人借钱给阿爸的呀？”

尤葫芦听了苏戌娟的言语，心下要和她闹笑，随口就说：“这个年头，父子都不能相顾，有谁肯借这么多钱与我！”

苏戌娟也就笑说：“这样说来，阿爸这袋钱，岂非来路不明吗？”

尤葫芦说：“有什么来路不明啊！我老实对你说：今天我上得街去，遇见了张媒婆，她和我谈，西街华员外家里，有个小姐，下月出阁，还少个陪嫁的丫头。我正在无法，一时想起，就把你给出脱了。”

苏戌娟说：“阿爸的话，怎么我听不懂？”

尤葫芦说：“这有什么听不懂的，就是我把你卖给华家做陪嫁的丫头了。那华家奶奶，听说你人物生得很好，手脚伶俐，并无暗疾，因此立刻付了我十五贯钱做定钱，写下文书。明天一早，就派一顶小轿前来，抬你过去。”

苏戌娟认真听着，却又追问：“阿爸这话是当真么？”

尤葫芦故意板着面孔说：“这有什么不真哩，明天一早就有小轿来抬，我要瞒你也没有用啊！你也不必难过。你



想，你在家里，陪我受苦，一顿饱一顿饿，没有吃没有穿的，倒不如去到华家，在那大门大第里面，可以享享福。我哩，有了一些银钱，也就得以度命。说起来，这还算得一件喜事哩。”

苏戌娟这时不能不信以为真，泪水好似断了线的珠子，簌簌地直朝下滴。

尤葫芦说完了话，把那个钱袋，掬放到床上，当做睡觉的枕头。他的意思，大约是想让苏戌娟难过片时之后，再告诉她，这全是假话。谁知尤葫芦一则酒醉；二则跑了几十里路，又背着那么多铜钱，实在累极了：倒上床，把头刚放在钱袋上，就鼾呼如雷，立刻睡着了。

苏戌娟起初还是将信将疑，及至听尤葫芦说得有名有姓，情形也有点仿佛，这就不能不当真了。她想起当初无父之苦；随母改嫁，不幸母亲又死了；继父对待自己，哪里会有真心。平日烧茶煮饭，洗衣浆衫，过够了苦日子；总指望将来嫁人，一夫一妻，或许还有个翻身之日。谁知这般小心伺候，到头来仍然不免被卖给别人家做丫头。一做了丫头，

打骂由人，生死听便，好比下了十八层地狱，再也休想出头了。她越想越伤心，抽抽咽咽地哭将起来。她记得母亲临终之时，曾和继父言道：“将来女儿长大，要给她许配一个好好的人家。”继父当时也曾亲口应允，今日就不该有这样的变卦。她想把这话问问继父；喊了几声“阿爸”，谁知尤葫芦熟睡如泥，一声不响。

渐渐夜静更深，门外静悄悄地，屋里一盏油灯，好似鬼火。苏戌娟哭一阵，想一阵；想一阵，又哭一阵。猛然之间，忽然想起：“皋桥的姨妈，对自己向来关心，何不前往她家，暂时躲避。如若姨妈能来相劝，让继父打断那个主意，那就好了。”想到这里，就恨不得立刻插翅飞到皋桥。好容易，等到五更天，东方微微有些发亮，苏戌娟心想：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倘若继父醒来，倒是脱身不得了。她这就蹑着脚，轻轻拨开门闩，直奔朝西大路而去。

且说在这东关地方，有一流氓赌棍，名叫娄阿鼠，盗窃拐骗，无所不为。这日夜间，在别处赌钱，因为偷牌捣鬼，被人察觉，将他身上所带的赌本，罚个一干二净，然后赶出赌场。娄阿鼠一时无计可施，只好回去睡觉。谁知经过尤葫芦家门口，只见大门敞开，里面还点着灯火。他心里想道：“怎么尤葫芦这早就出门去了？”恰好自家此时烟瘾大发，“何妨讨个火抽袋烟再走？”想着，就走进门。一面走，一面叫：“尤二叔，尤二叔！”那尤葫芦睡梦沉沉，哪里听见。娄阿鼠见无人答应，就换口喊道：“大姑娘！大姑娘！”连喊数声，仍然没有声响。

娄阿鼠平日是“兔子不吃窝边草”，做的一些坏事，总在远方；这时候，一则是自己身边输得分文无有，二则是屋中无人，正好顺手牵羊；不觉贼心陡起。当时放轻手脚，摸

进了里屋。谁知一进屋就看见尤葫芦还在酣睡。他刚预备转身，偏是贼人眼尖，却又看见了尤葫芦枕着的那袋钱。这时尤葫芦鼾呼之声，好似雷鸣。娄阿鼠因又想道：“趁他睡得死，掏摸个三两贯，有何不可。”一面想，一面动手，轻轻从袋口抽出钱串的绳头，向外拉扯。这钱串已经年深日久，且不十分结实，经不起扯。刚扯出半贯钱，绳子就断了，只听得希里花啦一阵响，铜钱洒了满地。

那尤葫芦虽则酒醉睡熟，究竟是提着心的，一听钱响，就迷迷糊糊地喊道：“捉贼！捉贼！”随着睁开眼，张口就说：“你这娄阿鼠，竟要偷我么？”一面说，一面翻身坐起，伸手去抓。娄阿鼠素知尤葫芦力大，打不赢他；又恐他再喊，声音大了，被左右邻居听见，今后在东关存身不得。一时情急之间，恰见那边一把屠刀，放着亮光。真是“说时迟，那时快”，娄阿鼠拿过刀来，就朝尤葫芦砍去。尤葫芦还不曾完全清醒，只听他那么喊了一声“哎呀”，登时血如泉涌，倒了下去。娄阿鼠放心不下，又加上一刀，眼见尤胡



芦活不成了。娄阿鼠口中念念有词地说：“尤二叔，这可怨不得我，你若让我把钱拿走，哪里会抛撇这条性命哩！”说着，老实不客气，掳起钱袋，趁着天色未明，一溜烟跑回自己的住处，藏将起来。

再说五更之后，天色大明，秦古心记着尤葫芦所约赶猪之事，随便洗漱了，即便来至尤家。到他门口，见大门大开，心中奇怪。走进屋内，喊了两声，却又不见尤葫芦答应。及至来在里屋，

倒不觉笑起来了。只听他说：“你看尤葫芦，昨天吃醉了酒，今天这般时候，都没有醒过来。他床上不睡，却睡在地下。”他待去拉尤葫芦，刚一弯下身，就看见尤葫芦满脸的血污。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，颤颤抖抖地高声叫道：“不好了，四邻快来呀，尤家杀死了人了！”

秦古心这一声高叫，四邻惊动，张三、李四、赵甲、钱乙，一齐拥了来。大



家一看，尤葫芦被人杀死在地，已无活命；寻觅苏戌娟，却又不见踪影。秦古心把尤葫芦昨晚借钱回家，相约今早上市赶猪之事，和大家说了；就不知是谁人害了尤葫芦的性命，把那十五贯钱劫去。当时娄阿鼠已经换了衣服，夹在人丛中，上前说道：“尤二叔被人杀死，他家大姑娘却不见了，这里面莫非有甚么奸情么？”此话一出，大家都觉着有些道理。娄阿鼠趁势接着又说：“大姑娘要走也走得不远，我们分头去赶，捉了回来，问个清楚，也免得你我四邻的干系。”当下就大家议定，由一两个人去传地保，四五个人分头追赶苏戌娟。

二、熊友兰行路遇飞灾

且说在那淮安胯下桥地方，有一少年，名唤熊友兰。幼时也曾读过几行文字，后因父母双亡，家贫辍学，经人荐在客商陶复朱家中，充当一名伙计。为人忠诚朴实，做事不辞劳苦。陶复朱因他既能写算，又极老成，心中着实喜欢；这便另眼相看，十分器重。

这陶复朱是个行贾，从江北贩货卖往江南，又从江南贩货卖往闽广。飘洋过海，越岭翻山；哪里价贱，就到哪里去收买；哪里价高，就到哪里去推销。成年在外；只有到年终时候，才收账回家，歇上一个月、两个月。他在江湖上跑了三十余年，也攒积了一些银两。看看年将花甲，觉得自家精力渐渐有些不济了；心中既不愿再吃那披星戴月的辛苦，也不愿意再冒那行船走马的危险。怎奈膝下只有一个孩儿，年纪幼小，还接手不得。因此上，见到熊友兰，心中就有个打算：好好将他扶植，收做自己的帮手，将来，就由他出外营运，自己不必离乡背井，尽可坐享其成了。他待熊友兰既是不比寻常，那熊友兰也自分外感激。

熊友兰来至在陶复朱家中，转眼之间，不觉数载。陶复朱每逢外出，都带他前往。他对那江湖买卖之事，虽然还欠一些老练，却也十知八九了。这年三四月间，陶复朱又打点了商货，前往苏杭闽广一带去贩卖。这时候，熊友兰已经是

陶复朱得力的人，少他不得的了。

陶复朱来至苏州，出脱了一笔货，得到一些钱钞。做客商的人，放不得闲钱的；偏巧当时苏州又没有什么中意的货品，可以买进。陶复朱想



到，常州梳篦，天下闻名，运至闽广，必然能有好利息；将在苏州卖货所得之钱，去到常州买进一批梳篦，岂不恰恰正好。谁知他这次来时，原是和别的客商合雇的一条船；众商在苏州卖货已毕，急欲前往杭州，既不肯绕路，又等待不得。陶复朱想了一想，这便取出一十五贯钱，用布袋装了，交与熊友兰，吩咐道：“你将这十五贯钱前往常州，在那出名店家，办一批上好的梳篦，立刻搭乘便船，来到福州相见。”

熊友兰奉了陶复朱之命，第二天，就从苏州到了无锡。住了一夜，又从无锡动身，起个黑早，前往常州。那熊友兰本是个精壮的汉子，平日健步如飞，原不在乎那几十百把里路；这时只因揣着十五贯钱，头天又赶了一天路，走得自然缓慢。出了无锡城，才走三五里路，见路旁有座亭子，即便走近，放下钱袋，坐在亭前石阶上歇息。歇了一阵，刚刚站起身来，打算再走。猛然听到亭内有一女子的声音问道：